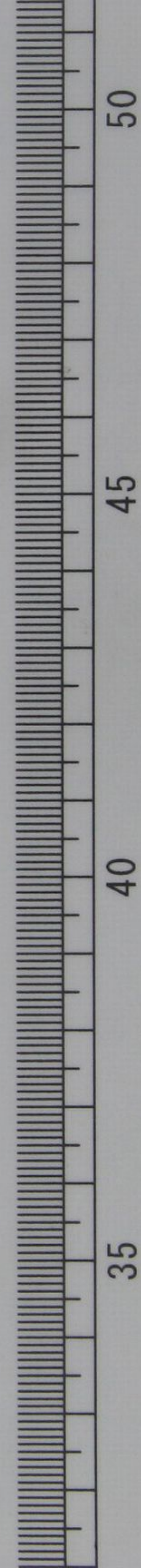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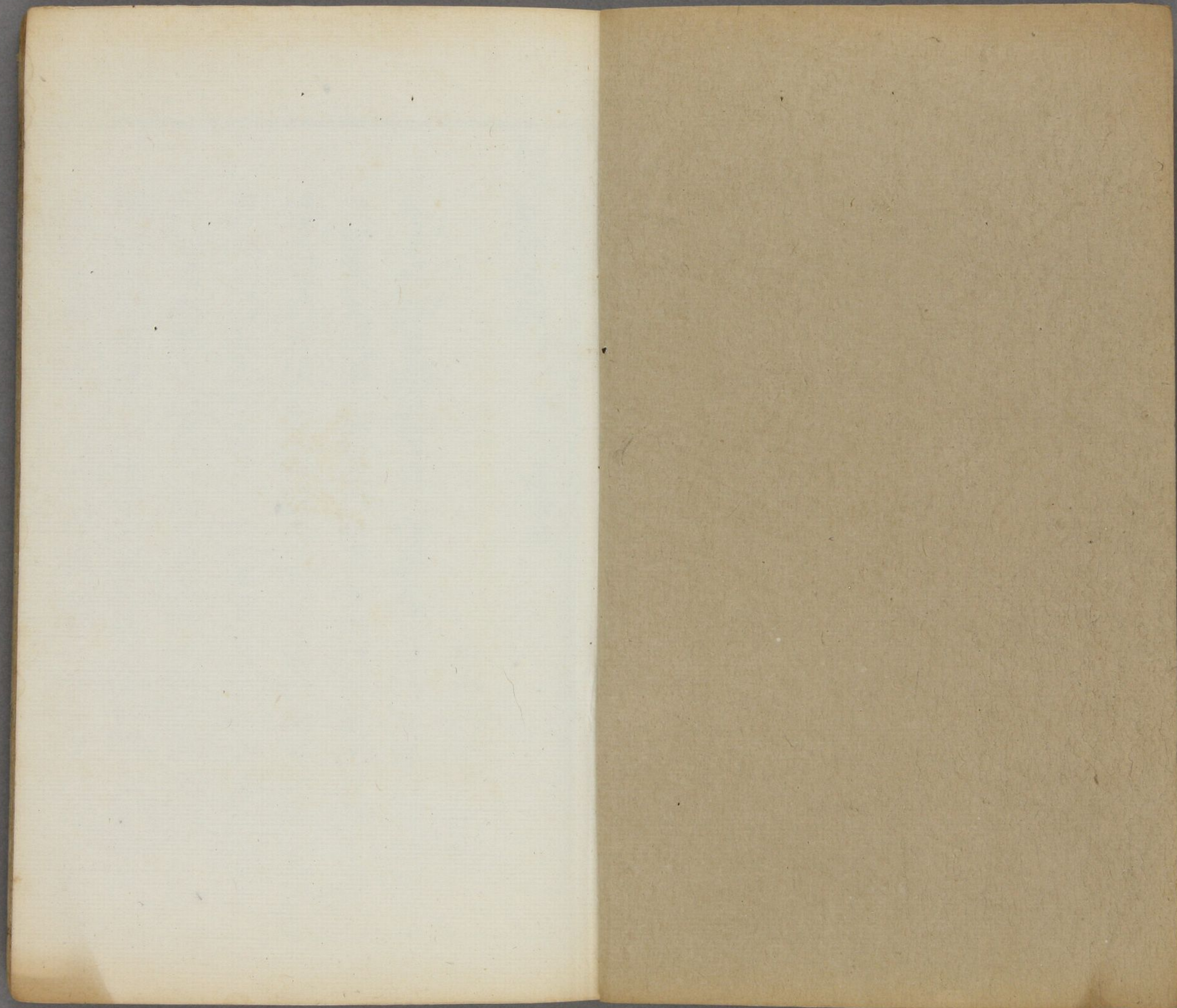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37  
4





戡靖教匪述編

卷十 陝甘楚豫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五年正月經畧大臣額爾圖自川領兵赴甘肅時襄陽白號楊開甲  
 及藍號張漢潮之餘黨再學勝等由陝西竄入甘肅之秦州  
 鞏昌勢焰大張○二月賊再學勝等竄掠徽縣隴州一帶經  
 畧額爾圖書那生擒偽元帥冉學勝之弟學林復馳及寧遠伏  
 羌境內截擊首逆高二馬五擒其偽元帥詹世貴○三月蜀  
 賊冉添泗等竄入西鄉縣欲與王廷詔及齊王氏之餘黨合  
 總兵楊遇春追至洪口忽有賊二千人擾杜家坪遇春馳及

F0037-(4)

甚立卷四  
斬首八百人擒賊目賈仲珠訛係楊開甲之黨自甘肅竄來者過春仍移師西鄉偪賊屯三面圍之大捷殲賊千八百人生擒八百獲偽元帥靳有年及齊王氏夫子女齊四姑王延詔收集醜類由九正堪折回川境隨冉添泗而去楊遇春擢甘州提督○四月提督楊大敗賊張添倫等而賊高二馬五由陝西出掠四川龍安一路○閏月賊高二馬五復逸入甘肅文縣○五月經畧額率官兵截勦陝境賊匪折竄山陽宗室恒帶兵由商南扼其入豫要路張添倫等匪踵至雒南之麻坪提督楊兵抵雒南之大栗西分三路進追至西仝河擒

偽副元帥李添俸餘逼奔西南不使闖入豫省尙書那所勦之伍金柱賊黨竄鎮安之兩河關那截擊之離河南境亦遠經畧額殲襄陽藍號賊首劉允恭於陝境之大中溪又殲襄陽白號賊首楊開甲於陝西洋縣之茅坪又殲黃號賊首龐洪勝於漢陰縣之石板溝初楊開甲在茅坪一帶焚掠並劫洋縣所運軍糧是月二十六日杜克階爾楊遇春追至七盤溝穆克登布綸布春前後夾擊首逆楊開甲與執旗兵益金玉格圍墮馬爲兵丁楊霖割取首級龐洪勝湖廣人流寓陝之洵陽列肆賣米習白蓮教伍金柱招之入黨官兵逼勦於

石板溝家屬殲滅無遺○八月經畧大臣額殲襄陽白號賊  
首宋愷富於兩當縣之麻池溝又殲黃號賊首伍金柱於成  
縣之峽溝初經畧及總兵長齡於階州境內殺賊三千餘人  
殲偽元帥曾印即曾柳弟柳死繼爲元帥是年隨伍金柱擾  
階州地方爲愛星阿射死金柱以二千餘人夜鼠太平池被  
提督楊及格布舍提督豐勦斬之時河南巡撫馬慧裕勦保  
豐郊縣新起賊匪偽元帥李岳偽總兵孫繼元等全數肅清  
皆首逆劉之協勾結之協於葉縣被獲解京伏誅事載前○  
九月黃號賊首徐萬富由四川巫山出兩河口走入石坪窰

楚省安義總兵德英額馳及王家河戰敗受傷還賊遂向大  
寧而去德英額復追之歸州不及廣東高廉鎮總兵李紹祖  
追至楚省戰亡時賊高二馬五窰入陝之西鄉徐添德餘黨  
窰入陝之白河洵陽○十二月總兵長齡痛勦高二馬五兩  
逆於西鄉擒其頭目王必貴又勦之於陳家莊擒其僞先鋒  
鄒順經畧額率提督楊勦馬五王廷詔冉學勝張世龍等賊  
於銀硃坨又勦徐添德於鐵爐坨擒斬頭目郭合僞副元帥  
徐二貓又擊伍金柱餘黨曾芝秀於安康西鄉紫陽一帶又  
勦添德與曾芝秀於湖北竹谿周家灣殺賊二千餘人又追

賊於洵陽平利安康一帶逼向川境又由土門一路截勦冉學勝樊人傑提督楊射殺騎馬賊僞先鋒彭某賊逼向西南不至竄出楚豫初九日總兵長齡于湖北竹谿境內會同侍衛明及總兵孫清元分勦青號張允壽藍號高二黃號樊榮華等夥賊千餘名十一日長明兩軍於瓦屋口殺賊數百名孫清元亦先後殄賊千餘人是年陝甘總督松筠回京前兩廣總督長麟代之陝西巡撫台布改西寧辦事大臣布政使陸有仁擢任巡撫總督倭什布被逮協辦大學士書麟代之尙書那彥成亦於是年回京

六年正月元旦經畧額勦高三馬五大隊賊匪殲斃僞副元帥卜重敬周允貴殺賊千餘人生擒八百餘人提督楊追勦冉學勝於石泉縣漆樹嶺戮僞元帥冉大志先鋒張定柱冉學勝子更枚擒僞副元帥秦玉升楚督書督率官兵痛勦徐添德於房縣初添德竄楚掠食房縣保庸等處楚督書分兵三路孫清元吉蘭泰一路於天池壩擊敗賊衆向東南逃遇長齡一路於白玉坪道險下馬步戰據山下擊賊竄而東書公明公一路迎勦賊復奔回三面合圍痛勦追奔至土地嶺總計殺賊八百餘名斬僞總兵魏以榮生擒僞總兵熊芳青之

弟熊壽昌戰手王必勝等三十六名，添德既敗，竄匿鄖陽竹山間，白號苟文明，藍號李彬，合於陝亦奔竹山，共五六千人。楚督書及倭公由吉陽關抄截徐逆，陝督長及明公由化口至房竹交界阻截苟文明、李彬。二十七日，陝督長師抵房縣之化龍堰，知賊在獅子岩焚掠，勢欲東走，官兵於上道河直撲獅子岩，殺賊三百餘名。賊分三路西遁，長公率兩粵兵追擊石山賊，明公率山東兵追擊中路賊，參將常羣等率河南雲貴兵追擊山溝之賊，寨民助擊，轉賊三十餘里，殺賊五百餘名，擒四百八十餘名。訊知苟文明賊黨於二十三日從平

利縣曾家塢，越老林及竹山，欲窺房縣。往保庸襄陽，突遇官兵斬偽總兵卜興昂，偽先鋒魏鍾鈞。書公探知徐逆擾門神坡，放馬溝，其地可趨鄖陽。左近漢江春水未生，防其偷渡，卽飭總兵孫清元率兵勇繞出北星河迎頭抄截。楚督書及倭公副將吉林泰等領馬步兵從後夾攻，復擒牙頭目劉大貴、王昌等四十名，散出難民大小男婦一千名。參贊德痛勦高二大股賊匪，殺賊千餘名，獲犯一千三百餘名，擒老教首龔如一，斬偽元帥閻慎貞，探馬頭艾文舉，大旗手趙坤，初高二。于是月十三掠山陽縣，被參贊德痛勦，竄石嘴子，其地北

走秦嶺西通藍田，叅贊防其逸入，選鄉勇八百餘名，取山內小徑，冒雪前進，至野猪坪，迎截提督楊，伏於龍洞溪前後夾擊。吉林兵箭斃高二，擒偽先鋒王儒高，二與馬五流擾陝甘，楚蜀最爲驍悍，至是伏誅。而馬五之子馬秉太，姪秉全，秉明，僞元帥朱仕林，俱被獲。○二月，陝督長提督楊，合勦高三於沔縣，殲戮生擒一千七百餘名，斬僞副元帥羅仕桂，總兵尤登舉，魏文元，帥賈志茂，先鋒楊光第，賊公爲二，一西遁黃洋河，提督楊躡追之一，竄沔縣之武關，西清陝督長，回勦先是，上命少卿阿星額，裘行簡，齎銀十萬兩，馳驛赴大軍營，會同經畧。

叅贊查出力兵勇，按名給賞，以示拊循，而增鼓舞。

詔曰：朕思招撫之旨，頻頒而投出甚少，現在羣賊中，徐添德、王廷詔爲起事首犯，高二、馬五、高三，屢經戕害，大員元惡，大憝不容，覆載萬無，自首貸以一線之理，惟有刑茲無赦。因通諭立格，五逆擒殲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補守備，賞銀二千，賊黨縛獻者，拔用千總，賞銀一千餘，如樊人傑、冉學勝、龍紹周、苟文明等，視此降一等，有差。○野猪坪射殪高二時，卽依格獎勵。軍中得重賞，益奮，陝督長一路官兵，追勦僞元帥王凌高、胡滄海，復與叅贊德，擊高二股，囚賊首大掌櫃馬應祥於何家岩，又勦



於寧羗之唐家埧擒應祥兵丁田貴斬胡滄海應祥馬五姪襄陽老教首也提督楊一路官兵追賊於馬道黃官嶺擒斬千餘人賊遁南江縣兩股零星餘匪俱入蜀江漢以北漸次肅清經畧額率提督楊擒襄陽黃號首逆王廷詔於陝界之鞍子溝初提督楊逐高馬分股賊於馬道黃官嶺連獲勝仗復追賊至川陝交界之龍池場鞍子溝擒廷詔時楚督書勦徐添德張允壽於沙窩山擒賊二百餘賊復聚觀音堂陝督長及明公兩路合圍又殺賊七百餘擒胡思江等六十五名賊由紫荆洞逃遁穀城不敢闖入襄陽散出男婦三百餘人

知添德允壽與白藍青二號及黃號合約二萬人被官兵勦洗及各團寨截殺勢已窮蹙現在匪等仍欲東走楚督書邀擊於霧渡河逼使向西以期夾擊是時川督勒亦將雲陽開縣之賊督派將弁分頭堵截不至竄入楚境續保康知縣楊開鏡報張徐二逆由保康歇馬河快活嶺奔竄開鏡率義勇截賊不敢北楚督書再勦徐添德匪黨殲擒千三百餘賊竄黨洋河鎗傷苟文明添德允壽及李彬等折竄西南昆連川境楚督飛咨川省嚴禦陝督長率總兵楊奎猷追勦冉學勝賊匪擒斬併解散者一千五百名冉逆輾轉折竄官軍追至

柳川溝殺賊七百餘人把總賈玉成斬賊目張姓散遣難民  
八百人俱遞籍安插○三月蜀賊陳潮觀竄陝西四川提督  
七固原提督楊合追擊之經畧大臣額擒襄陽藍號張漢潮  
之餘黨賊首張什及高二餘黨賊首王凌高於陝西百雄關  
斃賊四百餘名二賊皆著名首逆也時衡永鎮總兵孫清元  
殲達州青號徐添德之分黨賊首張泳壽於楚境之熊藏山  
○四月陝西洵陽縣裕欣寨民擒通江藍號冉文儔之餘黨  
賊首陳潮觀潮觀以藍號首逆隨樊人傑徐添德奔竄經叅  
贊德痛勦帶傷滾巖及是被裕興寨首陳思揆等擒獲伏誅

經畧額率提督楊擒襄陽白號首逆高三馬五於陝西寧羗  
州之鐵鎖關提督楊截擊高二大隊賊匪於舊州舖獅子溝  
鋼嶺寺等處至寧羗州之鏡鎖關臨陣生擒高三及馬五父  
子兩路全數掃蕩高二名添升高三名添德於高均德爲從  
弟兄與馬五合營五年四月自四川龍安分營高二領閻慎  
真慎高別去高三與馬五同行至是駢誅經畧及提督楊旋  
追賊入蜀○十二月叅贊大臣德斬太平黃號首逆龍紹周  
於陝西平利縣之盤龍山初叅贊於七月十九日探知龍逆  
向峰竹廠奔逃官兵追殺二千餘人殲偽總兵熊世金擒偽

總兵李懷玉先鋒楊貞禮夏朝武及張士龍妻汪氏至是追龍逆於盤龍山徑險官兵間道出其背扼之斃紹周擒斬偽總兵胡潮位曹應彪先鋒賴大魁等餘賊全行勦淨奉

旨經畧額勒登保 晉封三等伯參贊德楞泰 晉封二等伯賽

冲阿賞給騎都尉世職温春 賞給雲騎尉世職

七年六月參贊德率兵於湖北竹山縣追樊人傑曾芝秀至平河口人傑投河死初參贊通勦人傑竄入房縣山中官兵追及官渡人傑與曾芝秀率衆數千走花梨溝孫家墳又追至龍坡嶺白鐵河時久雨山水驟漲賊不能渡爲官兵蹙逼樊

曾二逆驅衆投河曾芝秀衝没人傑跨花騾亂流而渡鄉勇三人泗水與聞互相撐拒湍流迅疾頃刻俱沒擒偽總兵徐懷龍與相彭宗益陣斬人傑子應龍弟人禮姪應鳳共擒斬淹斃殆盡參贊德楞泰 晉封三等侯將軍賽冲阿總督吳熊光副都統温春總兵馬瑜俱優賞提督長齡給雲騎尉世職被溺鄉勇並從優卹○七月經畧額斬白號賊苟文明於陝西寧陝廳之花石岩初文明與賊羅其清冉文儔等同時起事各賊首先後誅夷文明輾轉奔竄出入老林最爲詭譎前月十七日總兵李應貴於麻溝搜獲二賊訊知苟逆在花

石崖應貴等卽帶兵搜捕文明撲岩骨折傷重割首梟示起  
事地方額勒登保晉封一等伯餘各頒賚旌擢有差○八  
月參贊德殲藍號冉添元之黨蒲添寶於湖北竹谿之瓦房  
溝添寶屯聚水溝參贊分派溫都統賽將軍馬瑜三路進攻  
擒僞總兵王元洪殲賊千餘人給票釋放添寶由雲霧溪竄  
銅錢埡參贊分派色爾滾等追勦是月初三日追及殄二百  
人獲賊汪其義添寶由散水河北竄經色爾滾等窮追藍翎  
把總張應鼎獲賊龍茂蘭訊知添寶逃入溝腦岩自縊兵丁  
張朝應割取首級並茂蘭解營正法餘賊盡殲○十月參贊

德殲襄陽藍號戴世傑擒賊首趙錢於湖北興山縣施家溝  
參贊勦蒲添寶後分兵勦辦戴四卽世傑由興山一帶追勦  
十一日鄉勇葛富等斃首逆戴四鄉勇陳倅生擒僞元帥趙  
鑑殺賊亦百餘人經畧額珍青號餘黨賊首熊方青於陝楚  
之交王家庄○十一月經畧額提督穆擒藍號賊景英於鐵  
燈台楚陝已報肅清所餘殘敗之賊逼入川境者爲數無多  
至是復擒首逆景英蒲添香前川楚交界搜捕兵弁亦擒崔  
連樂等三省各營卡聲勢聯絡極爲嚴密計日殲功奉

旨額勒登保晉封侯爵穆克登布著

賞騎都尉世職餘論功有差至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大帥合奏

大局底定未幾川省餘匪亦盡平四省教匪之亂傳聞間有異詞其詳頗難殫述而衣畧已具於此惜四省之官弁士女以身殉難者不能周知虞其罣漏故悉不及載其當時節要必須紀錄者另舉於後方

石侯野史氏曰教匪跳梁小醜耳何以憑陵五省抗顏行而稽

天討疲我士卒費我儲胥數年之久而始克靖定哉蓋陝甘湖北

毘連蜀界山澗崎嶇易於竄匿故賊得苟延殘喘猝難撲滅耳然其時被禍亦輕重之不等大約川陝之賊皆由楚賊而起豫境遭賊惟南陽一府而已且旋即折入楚楚則襄陽樊城荊州施南宜昌鄖陽黃州各府皆賊也陝甘從賊者少其入陝者多楚賊次蜀賊若高馬楊冉等之流入甘肅者又由陝而及也然入陝皆勁賊故興安漢中商州三屬被禍尤烈南山商漢間藏奸更易故四省之害豫最輕甘肅次之陝楚爲甚其前後經理四省軍務之大員不一其人而在陝則恒將軍長制軍福尙書賽將軍楊軍門陸中丞在楚則明爵閣

書制軍惠吳兩尚書姜倭二中丞爲最著往來勦捕無分疆  
界馬跡遍於秦山戎帳環夫楚水而始終其役者則額經畧  
德叅贊也其後蜀地餘賊掃盡陝楚之肅清已久及定議三  
省提鎮每年於楚陝蜀之交換旗會哨一次又數年復有查  
勘老林之役於是幽岩絕巘叢林遂壑人跡罕到之區灌木  
風清時禽韻逸狐鼠潛蹤蛇虺易而馴擾何其盛哉因念  
本朝累仁積德垂二百年普天之下無弗洽肌淪髓矣邪匪之  
黨蠢然自外於

皇化亦以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大甚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  
徒益因承平之久敢搖蠶蠹之毒盜弄萑苻之兵折筮一筭  
投戈四潰尤復

恩綸叠沛勦撫兼施仰見

宸衷智仁並用而因以成其大勇奏凱之時學士大夫多作爲詩  
歌揚厲豐功偉烈石香村主人因廣爲摺摭敬述是編俾  
天下後世知戡亂討逆之

聖心決機制勝之

畧畧於萬一焉

戴靖教匪述編

卷十一 雜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戴靖教匪軍中機宜悉由

聖武而編中當時在事文武宣力疆場勞績亦可具見惟團練鄉勇之衆在有功者固多邀賞得官而遇賊不防攫鋒絕脰常數十百人至閭巷士女相率而齧於狼豕之吻者又何多也五省聲名文物之邦賊匪搶攘十年絕無一狂生劣監驀入其中下及愚夫愚婦亦無弗同仇致命共維綱常雖耳目或有所限要以知

盛朝維繫乎人心者深，而涵養乎風俗者至也。若夫著名各賊，罪大惡極，東海之波，不能滌洗，自當聲布萬世，以爲亂民賊子之戒。

團練

團練之法，一詳於南充曾公，一詳於梁山方公。後經勒制軍奏遣官爲督理，其法已盡善盡美。教匪之平，得力於此不少。卽五省數十州縣之民，猶有子遺，不至相率淪胥於賊也。亦賴有此耳。然團寨往往多爲賊破，團練之民亦往往多盡數死賊。又似與其聚而殲旃，轉不若疎散而居，猶易於逃匿而

或能倖免，所以然者何也？凡民不無貧富之殊，而山谷雜處之民，饔飧不給，尤十室而九。其饒有贏餘，可調貸夫人者，又二十室而一也。今聚而爲團練，往來應敵，守卡坐隘，領令牌，則州縣奔馳，脩傳探則道路梭織，官糧之所不及，倉窖又多焚劫，萃千百餓殍於荒原，而又加以平日之嫌釁，強弱之偶凌，故團寨不必遭賊，而先已多自破。且賊之所蹂踐者，各省邊隅林谷深峻之地也。而鄉陬之愚魯，又其本性然也。邊民之居星散，比閭烟火團聚無多。於是有一併數團爲一團者，各家姻連不能遍識，嘗有至戚先已從賊，不知者倉皇竄徙，誤



往依倚以頭送入其門比比也故團人既多而賊即雜其中無從察別迨羣黨之來內賊倏起應之無不立殄况賊詭百出或遣其黨數人偽難民逃寨下述行踪歷歷求暫寄詞甚懇摯寨人憐之開門延入彼則自謂曾經遇賊鋒甚銳且多幻術寨民已慄慄危懼賊至寨破矣甚有賊妻詐稱難婦携穉子齠女狼狽而來團寨尤無不信他率類此詭詐極矣故團練死者尤多至團練之民敢出而與賊鬪者亦惟恃有官軍在此不過偶相牽制以待官軍之至而勦之也羣狼出游於路數童子奔而抗之在童子必恃多執械持兵之強而有

力者隨其後童子乃以無恐而狼亦不敢大逞不然遣送其命於羣狼之口狼無所損而又得食反疑執械持兵者之爲土木偶狼愈飽而其氣益驕團練之拒賊何以異是雖然團練亦何可少哉有團練而老弱得藏身之固其壯健者賊退則耕賊來則守智勇亦於是乎出俾賊所至雖無官兵而亦稍有所憚且不得褻脅猶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是又在乎官吏於所設各條法外善於調劑爾

### 鄉勇

鄉勇卽古鄉兵之遺意也古之鄉兵屬於官今之鄉勇有爲

官招募者，有民間聚集，自成一隊，而鹽糧則需於官者，其自備鹽糧，不過暫時有之。若經年累月，一切皆捐諸私橐，固無此巨富翁也。惟團練僅僅自扞其鄉，不隨官軍追逐，則無所需於官耳。賊匪之起，適苗疆未靖，兵皆從征，存留無幾。於是招募鄉勇，以佐兵力。而三省各州縣之民，自相率以抗賊者，亦紛紛而起。說者謂十年戰鬪，鄉勇皆從，賊之平，官兵之力亦兼藉鄉勇之力。然吾謂得力於鄉勇者，尤有在。官兵遠來，或水土不習，道路生疎，鄉勇人人土著，何路可通，何隘可守，皆爛熟胸中。一也。同伍之人，多親戚子弟，患難無不相救。一

人有失，衆必奮力爲援。二也。自護其身家，自衛其廬墓，而又可以報功獲賞，自無不竭力致死。三也。此三者皆鄉勇所甚便而

國家既不壅其忠，上敵愾之忱，又無紅白之例銀，養家之別費，徵調之需時，道途之繹騷，此鄉勇所以爲平內地之賊，必資而不可廢。且鄉勇一起而賊計窮，鄉勇一戰而賊勢困，賊之習教者，賊之死黨也。然習教者幾何哉？計惟於鄉民丁壯中，利誘之力，脅之以益其衆而助之勢，苟戰敗而被殄，沿途又誘之，又脅之，而日益加多。故官兵之誅戮者皆民也，賊雖敗

而何損、自鄉勇起而民之安室家者入團練、強壯喜事者、卽爲鄉勇、賊無傳翼之人、故其計始窮、賊之過民寨也、必呼曰、無與爾事、吾不破汝寨足矣、慎毋助官兵、寨民亦幸其無事、閉壘而覘其果遠去、則環相慶以平安、鄉勇不然、日思殺賊、求賞、每與賊遇、鄉勇度其可勝、必盡力以相殺、俾無噍類、故賊度鄉勇可勝、亦必盡力以相殺、俾無噍類、鄉勇與賊、遂搆成讎仇、爲鄉勇者、念賊一日不絕、卽身家一日不保、必力圖殄淨而後已、故賊勢始困、鄉勇爲官兵所必資、而不可廢者、以此、吾聞長者言、嘗有勁賊萬餘、屯某地、時鄉勇所聚僅百

人耳、值宵深大霧、遣勇勁而疾足者、挾草人數十、各持紙炮、突偪賊營、豎人而燃炮、大呼破賊營、亂出門、疾足者繞陣後、復大呼之、賊疑陣後者大兵也、向前踐草人而奔、鄉勇復令數人分隘、大呼殺賊、賊不敢竄、向隘聚平曠、逸鄉勇以二十人伏左右、俟前矛過、疾撓其後、賊前走、又如之、昏暗中無敢回、聞斬殪幾盡、卽此見鄉勇大有人在。

士民死難

官弁死綏不勝書、而士民何有也、然爲官弁者、非我殺賊、卽賊殺我、理勢然矣、至鄉里士民、則間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

死有足重矣，可以無死而死，而其死且多，而其死且慘毒，又足悲矣。邪匪之亂，士民死者不下數萬人，有爲鄉勇團練而力聞死者，有在家被害者，有運糧被戕者，有途遇被劫者，有匿而搜得者，有往陳說利害被留而隕命者，其所以死也，亦不一。有焚死，有沸死，有蒸死，有熟死，有斃死，有碎割死，有剗剔死，有墮矛死，有倒埋死，有亂箭死者，種種兇毒，所不忍言。當時妖妄僧道，猶間有一二闖入賊黨，惟舉貢文武生監，往往竭智盡力，與賊相持，絕無一人被屈。其人與事詳各州縣志，乘以蜀而論，不下五六百人，而四省可知已。而民又可知

已。且賊黨嗜殺，固其本性，惟么鼓槌一輩好殺尤甚。么鼓槌者，賊中呼年十四五變童也。此輩本非人類，戰則不敢向前，退亦無所事事，持刀矛隨賊徵逐，遇老弱及婦女，則戲相剗刺，以爲笑樂，且不令卽死，必備諸慘毒，被刺者愈號痛，彼愈大笑，秉性之忍過於豺狼。至於被賊裹脅，尤爲可憫。吾嘗訪諸投出就撫者，云家叢山中，賊突然來，家人四山扳巖跳澗，以爲賊必無縮地法，且不能於遠巘幽厓，每望見一人，必逐而殺之也。乃賊一入境，勝則搜山擄糧，潰則逼山奔越，故民多被繫身，亦爲賊所得。時同繫者纍纍，賊駐營畢，各獻斬獲

於首逆首逆卽憑斬獲之多寡以論功隨將所執之人賞與  
爲徒徒多者得漸升總兵元師故賊尤以掠得人多爲貴既  
乃各領所執而出逐問其降否不降者施以前各項毒刑而  
死其降者截辮授白布以蒙首畧教咒語數句並飲符水一  
甌令喚渠爲師傅自稱曰弟子初至數日防閑甚密遇戰卽  
驅爲前隊倘逃逸被獲必脩極十分慘毒乃宛轉而死總之  
遇賊者苟不能勝賊卽爲賊殺猶得速死若被執降賊則死  
於官兵而受賊名不降則死於賊而痛苦尤甚惟有投出就  
撫之一途耳然投出者亦倖而得生也士民何不幸而值此

哉觀士民之死難如此其衆如此其慘賊萬死不蔽其辜已

### 婦女殉節

婦女遇賊蠲節者多矣夫以賊之強暴甚於虎狼所至州縣  
婦女死者多或數百人少亦數十不等其如何而死雖不一  
其蠲生以殉節則一也聞賊之初起多盡室以行遇婦女故  
不甚掠知婦女無堵抗之力故亦不甚殺其殺焉掠焉者偶  
也嗣賊知必遭誅滅凡遇婦女老醜者殺之少壯必見侮  
辱不從者固必殺從之者事畢亦殺曰我旣不能携以行毋  
合他人來污我婦也有醜顏從賊而行者官軍又殺之嗟乎

婦女而遇此豈非命哉某州有數十婦結隊避難投深箐賊突至訊姓氏不答欲辱之則聯挽牽抱褰帶互結驅之不動拉之不開賊乃傷數人鋒不及者亦畧無懼色賊不得已聚薪燒之骸骨俱燼終無一語賊大駭遍舉以告人究不明爲誰家婦女也賊平有司彙報第舉姓氏不及激烈之實跡皇恩浩蕩俱列祠建坊而州縣又多以畫節軍民婦女合祀之制府戴羨門先生初爲營山令時乃建議以昭忠爲一祠節烈爲一祠

東鄉之破

賊之破城自東鄉始邪匪初以劫掠爲事原無大志自官軍輕敵武弁多死者賊於是氣頗驕及將破東鄉猶有懼心漸次而近何料勢如破竹直抵城下而城濠深廣僅數尺賊見大笑嗣城中人出道官兵凌制居人指民房曰我當居此民曰此我祖遺內眷在焉恰無空屋何以待將爺兵曰我主子屋也汝安得私卽運裝入據之願指其丁男奴婢其婦女民無敢訴或市舖物不與其值曰我來護爾命汝敢取值耶居民以是積怨賊備聞意城或可破以偏師嘗試城內遂瓦解賊乘以入都統大員及東鄉令並文武各官皆死賊於是夜

郎自大謂縱橫天下無與敵矣居數日徙營出大肆殺掠

### 長壽之破

巴川長壽皆以無城垣爲賊所破而長壽縣依山臨水縣署踞山巔令素儒聞賊將至潛備數舟於江岸是夜賊遍焚旁近村市火光燭數十里城中人四散奔軼忽而賊至縣令已不知所之武弁及典史死焉賊遂縱火焚其城而去

### 開縣擄人

王三槐將至開縣臨江市先遣其黨距市三十里屯於蘭牙場臨江市人集鄉勇數百往禦之賊不敢逼而鄉勇未携糧

糗日暮相率歸而飲食羣賊遂大至市人未及逃者悉被執市素饒裕百貨具備且有優伶兩部在焉時值歲除三槐取伶人箱中通天冠並蟒玉服之而令諸優串戲慶除夕嗣徐添德樊人傑諸逆大會於臨江市歌舞酣飲數晝夜而市物未罄移營安樂坪三槐就戮冷添祿復領其衆欲返臨江市傍縣城過僅隔一小河官軍堅閉城門隱堞而窺賊騎數十里不絕時河水久涸賊探馬踏淺而渡欲攻城先是有鄉勇數百屯城外見賊來俱撤入城一病卒不能行臥於河岸之土地祠至是見賊渡河卧發烏鎗中賊首騎墮水餘遂反走

沿河而上，遠民有婚者，新婦恰到座，客男婦數十人，賊驟至，有數客挾其新夫婦而逸，餘醉不能起，明日視酒食一空，客掠去者半，餘死醉憂。

### 潼河偷渡

初潼河守禦頗嚴密，已而忽盡撤其官軍，太和鎮潼河要地也，僅屯孱弱鄉勇，久不得賊耗，大小官弁亦無一至者，鄉勇益懈，日則游飲，夜或聚而呼盧，或爲樗蒲戲，所持刀棒原鈍不堪用，復不知置於何所。二更後，羣與呼么喝六，忽有面生數人，驀入各持錢數百三，負而盡，摸腰間取銀爲注，銀又盡。

突拔刀擲案曰：請以爲賭具，眾方駭異，遂大呼殺人，頃萬眾畢渡，鎮中數千家火光燭天矣。

### 劉之協

乾隆五十九年，各省查拏邪教，多供傳自宋之清，而未知之清受之劉之協，之協又受之劉松，松河南鹿邑人。乾隆四十年，混元教內犯案，發配甘肅隆德縣，先收安徽太湖人劉之協爲徒。五十三年來，探其師商復舊教，改爲三陽教，舊混元點化經改名三陽了道經，改靈文爲口訣，恐不能給眾，妄指一人名牛八，僞稱明裔，謂劉松之子四兒爲彌勒佛轉世保。



輔牛八斂錢爲根基錢又徵打丹銀彙送劉松對天焚黃表  
口誦靈文消災之協復收宋之清爲徒之清遞傳日衆遂背  
師別投河南南陽李三瞎子謂其子卯金刀必大貴勾之協  
教內人去之協携劉四兒至襄陽理論之清斥爲虛誑四兒  
亦以未見牛八怨詰之協誘太和縣人王廷章小字雙喜兒  
詭名牛八送隆德見劉松復稱往襄陽見之清嗣之清破案  
逮訊劉松均論如律之協逃有劉啓榮者亦太和人傭於襄  
陽識劉之協叙爲從弟從入教之協以銀二百令齎劉松道  
經舞陽縣役訝其蹤跡詭秘誰何之起榮自承行竊會扶溝

縣民江中被劫數符舟子亦劉姓方通緝遂解扶溝令劉清  
甌鞠之供從兄劉之協給銀購綿紬關之協至以竊案循例  
取保時楚蜀捕教匪急同教郭念忠通信同逃至太和八丈  
溝而別云欲往史有義家拘訊有義供一宿而去事下各省  
圖形以購劉之協既逃往來汝鄧之間久之居新野縣郭里  
集同教張傑家捕益急遂與張漢潮姚之富齊幟謨齊王氏  
等同謀爲逆約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年月日時皆辰糾  
衆起事繼因支江宜都聶傑人張正謨林之華等已於正月  
十一日焚掠村庄二月初當陽楊起元亦起是以不待期先

發黠賊慮事敗受擒不入賊營但於鄧州新野同教人家藏身湖北教匪皆其所傳四出邀約各賊羣起俱樹天王劉之協旗而之協先出欲往湖北合賊道由葉縣令廖寅詰獲解京鞠出逃後情事凌遲處死

齊王氏

齊王氏襄陽總役齊林妻卽所稱齊二寡婦也林伏法後王氏歸母家林弟子姚之富及王氏兄子王廷詔齊林兄齊憫謨等造逆迎王氏爲總教首最悍毒有婢名黑女子亦勇鷲善聞爲羣賊所服然古有徵側徵貳遲昭平及唐之陳碩真

霍總管宋之陳弔眼妻許夫人固石崗魯小姑金楊安兒妹四娘子楊妙真元成宗時水西之蛇節明山東汶上縣田斌妻連氏唐賽兒皆以女寇稱兵震動一時而卽有馮嫫蘭珠吳孫翊妻徐晉李毅女秀荀崧小女灌襄陽刺史朱序母韓北魏任城王母孟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梁高梁守譙國夫人唐柴紹段綸妻及衛州女子侯潯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代宗時四川節度使崔寧妻任氏明洪武時貴州宣尉使雷翠妻奢香崇禎時沈至緒女雲英諸奇女皆以巾幗而效忠義討除寇患標炳青史洵嘉話也惜賊有都麓冷測之

妖我無木蘭瑯琊海曲呂母及潘將軍秦良玉等智勇特出之閩帥徒合潑悍橫行而貞良粉齏可勝悼哉寡婦姿頗艷治雙翹纖細偕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之首真人妖哉而王廷詔者祖歲貢生選訓導廷詔造逆時今方伯董樸園先生初試用領鄉勇於湖北廷詔祖詣官軍營言願身入賊壘呼廷詔率諸賊出降求官兵接應之先生言於地方有司弗許廷詔遂入猖獗樸園先生云

徐添德

添德達州人居亭子鋪充本州馬快手忽斥革家頗饒於財

習白蓮教傳授甚衆嗣查拏教匪添德數以計免遂與書役相讎怨乃積糧食造兵器爲反具及湖北匪起添德給其徒曰今天下已亂上帝將於某月某日大降天災人民必盡數死亡惟吾教可免盍相邀盡室以來吾請師演教誦經以相超度及期遠近同挈妻子來者數百家添德與其弟添壽及王登廷等共十人議衆已集可舉大事矣率其衆屯亭子鋪市州牧遣前出首之鄉約往諭之添德曰汝來講和耶母多言歸語某知州取總役二十人首並銀十萬來犒吾衆乃無事耳言已卽叱去鄉約奔告州牧惶遽無計姑少許銀求其

解散鄉約復返則添德已與爲首十人者列高坐侍衛森嚴  
令鄉約葡伏入長跪於地添德厲聲狂列罪狀辭多誕妄且  
曰與汝無干然旣來可以其頭祭旗叱縛之擲座後令其衆  
曰今舉兵反不從者斬同教人亦有不知其逆謀者然素相  
敬服且家屬已來只得勉相順從因分給軍裝糧糗暨旗號  
招鄉市游手無賴遂至萬人添德自稱大都督大元帥不  
日移屯麻柳場時官軍猶視爲尋常囑匪不爲意賊因大熾  
轉掠七年與官軍抗經數百戰直至壬戌六月乃爲總兵田  
叅將桂擒斬

### 王三槐冷天祿

東鄉人王三槐素業巫祝爲人祈禳販賣私塩賭博無賴習  
白蓮教年三十餘皙而長面鬚鬚有髭與東鄉達州及陝楚  
同教聲息潛通久懷異志其始以邪教惑衆也謂其師爲神  
人師言近將遭大劫天地皆暗日月無光人民非被刀兵水  
火卽罹奇疾妻女爲人淫掠世界必一大變惟入吾教可冀  
免詞甚荒謬無涯埃愚蠢信之相率爲徒唸經禮拜久之益  
衆與本處同教之張子聰冷添祿等共十一人爲倡首外結  
徐添德羅其清等爲援反形已具而湖北逆黨復接踵潛至

乃約添德反達州其清反巴州身卽從東鄉起事稱王元帥  
聚萬人屯東鄉之豐城未幾走合添德既又與添德分營竄據  
雲陽安樂坪三槐素驍悍而又得冷添祿輩佐之故初起較  
添德爲強盛胆敢挺身入官軍大營兩次後勒公以計擒之  
解京臬示而冷添祿遂領其衆添祿短小精悍狡黠成性  
以卦課爲業與王三槐張子聰等同習白蓮教三槐就戮添  
祿自爲大元帥率衆仍屯安樂坪久之乏糧下山四處竄掠  
與大軍對壘相持年餘添祿晏然如無事直至四年三月始  
爲總兵楊射死添祿手舞蛇矛悍詐異常官兵多中其詭計

在賊中最著名添祿雖死而其餘黨如張子聰劉潮選等猶  
屢抗大軍猝難撲滅

### 羅其清苟文明

其清巴州人自其父羅定國已習白蓮教故父子兄弟同謀  
爲逆然其清無甚技能惟倚仗苟文明苟巴州望族一姓數  
數百家文明頎而長有胆智以其清爲老教推尊之爲元帥  
而身爲副反方山坪與徐王二賊相應復結通江冉文儔太  
平龍紹周爲左右翼方山坪四面頗陡而頂甚寬廣上有水  
田數百畝池塘房屋具備其清據之兩破巴州如入無人之

境未幾敗大鵬山全家盡殄文明後亦爲楊軍門擒斬或曰  
文明爲其義子張某所殺獻首投誠後躋都司張一姓趙或  
曰文明潛逸去實不死余游川東時見一道士語次畱小飲  
會日暮遂宿庵中畧叩其身世道士言昔年少時家頗豐因  
誤習白蓮教拜首逆某爲義子一日首逆遣人牽馬至門令  
合家疾往旣至授以刀矛云將造反正駭不知所爲而渠輩  
已殺人放火不得已隨賊徵逐久而習慣相與劫殺爲樂游  
陞至僞總兵統數千人屢戰勝前後掠得男婦並銀物無算  
嗣戰敗降官軍札授都司銜暗揣在賊中殺人如許無惡不

作亂定後恐爲王法不容復潛遁荒山中旣自念王章雖漏  
豈逃天譴猛然省悟不如出家學道因至於此余視其狀貌  
平常語言質鈍直庸人之最下者耳不知當日何以統賊數  
千指麾如意而儼然戎首也卽此以推諸賊亦畧可知已

妖賊原以邪術蠱惑鄉愚而所謂術者直兒戲耳有命課  
入民家舉家生命次第排算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  
後至其家主大驚伏地曰此至尊命某訪求數十年而不得  
乃今遇於此前緣定矣授一鏡令自照則見已冕旒黃服儼  
然天子夜使燃燈念咒羅拜燈燭漸大如盤盂復取金鼓亂

震戶內徹席爲門，當堦側聽，絕無聲響。又云能撒豆成兵，剪紙爲馬，可使戰鬥。一切妖妄如捕風捉影，愚民信之，遂首領不保。及臨時出兵，猶於馬上吹牛角三聲，云放五昌，而兵勇已及其頸。古有異言異服之禁，誠慮之於微也。故爲盛世之民者，當各自愛其生，惟正道是務耳。

石香村居士曰：我

國家威震八荒

武功甲於萬代，干城腹心，熊羆鸞鶴，桓桓糾糾，卓厲無朋矣。賊氛之起，罪不容死，自陷

天誅。至嘉慶七年十二月，三省大帥合詞公摺，奏陳大局底定，而餘氛猶未殄除，淨盡零狼敗豕，跳澗驀嶼，所在不乏。直至十年始掃清無遺類。乃丙寅丁卯間，陝西之南山、漢南、瓦石坪、四川之綏定，相繼兵變。一時之叛而爲匪者，大率前此之降賊居多，則亦賊之餘氛也。陝兵之變，宮保楊時齋時爲固原提督，討平之餘，竄入蜀，爲羅軍門勦淨。在綏定者，勢已不可遏。養齋桂軍門時爲夔州協副將，值巡哨一戰，殄盡。夫叛匪雖原桀驁成性，猝難馴伏，亦恐馭之之道，或有未盡。故兩省叛匪，皆以折扣米糧爲詞，是以凡爲將者之御士卒也。

其止孝目文  
必撫之以恩，斷之以法，接之以信，使之以義，臨之以莊，而又  
詳其條教，勤爲操練，故有事乃可使其親上死長，如手足之  
扞頭目，無事則雍雍然如家人父子，亦何情誼之不相通而  
肯背其上而作亂哉？雖然，非第御兵爲宜若是也，有司之臨  
民也，漫無教令，素鮮恩誼，惟以勢制術馭，鈐制其民，由是而  
詞訟或不得其平，刑罰或不中其罪，甚至嚴其催科，縱厥胥  
役士紳，摧辱而苞苴盈門如是，而轉謂百姓刁悍不我愛戴，  
豈情也哉？反是則州縣得其理而民氣自靜，賊何由起？賊既  
不起而兵遂可以不用，又非獨州縣爲然也，朝廷之設大吏，

察屬安民，是其專責，其罔上行私，政以賄成者，無論已，卽自  
能潔已守法，尤宜勤爲稽察，廣爲聽納，不徇私情，不執偏見，  
黜陟公明，實心實政如是，則屬吏皆奮而賊源絕，而兵民自  
安，且非獨察吏爲然也，持此以待遐荒蠻獠，則卧鼓邊亭，滅  
烽幽嶂，萬年可以無事，而守在四夷矣。方今

天子聖神文武，百爾臣工，大法小廉，故風聲遐聽，日際奉貢，月竊  
來賓，

聖澤之所懷柔，

皇威之所震疊，巍乎遠矣，而况其在列冠服而隸版章者哉？



垂拱無爲之治古人所謂平載一時者何幸於今日遇之

